

文正公遗奏

公讳国藩、號涤生，湖南湘鄉人。道光甲午科举人，戊戌科进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歷充：国史馆纂修、武英殿协修、文渊阁校理、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、道光癸卯科四川鄉试正考官、甲辰科教习庶吉士，乙巳恩科会试同考官、丁未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、武会试总裁、己酉科顺天鄉试覆试阅卷大臣、朝考阅卷大臣、拔贡朝考阅卷大臣、考试国子监学正正録阅卷大臣、咸丰辛亥恩科顺天武鄉试校射大臣、稽查中书科事务、钦命督办湖南团练、江南安徽江西闽浙湖北四川军务、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直

隸河南山東七省軍務、欽差閱兵大臣。歷署：欽差、三口通商大臣、湖北巡撫、吏部兵部刑部工部左侍郎，歷任：翰林院檢討、翰林院侍講侍讀、右春坊右庶子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、禮部右侍郎、兵部右侍郎、太子少保、欽差大臣、直隸總督兼理長蘆監政協辦大學士、體仁閣大學士。歷蒙：恩賞壽物、賞戴花翎、賞戴雙眼花翎、加賞云騎尉世職、紫禁城騎馬、欽差南洋通商大臣、兩江總督兼理兩淮監政、兵部尚書、都察院右都御史、賜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、武英殿大學士、太子太保、賞銀三千兩治喪照大學上例賜卹、賜祭一壇、勅

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、特旨予謚文正、追赠太誥授光禄大夫。

臣曾国藩

奏为：

天恩未报，臣病垂危、伏枕哀鸣！仰祈圣鉴事，窃臣由道光十八年进士，供职词垣，忝持文枋。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、不次超迁，未及十年游贰春，官兼署吏部、刑部侍郎，毫无报称。

道光三十年应詔陈言，语多戆直。渥蒙文宗显皇帝采纳，优容不加谴责，咸丰三年丁忧在籍，適值粤匪滋扰，激於义愤，剋立楚军，转战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各省。中间奉命援浙援闽，均不果行。综计驰驱军务十有余年，艰难险阻屡濒於危。仰託朝廷威福，诸將戮力，臣弟国荃誓死灭贼克復江宁。荷蒙圣恩赐爵，酬庸有逾常格，功薄位高，才小任重。每一念及，輒觉无以图报。

同治四、五年间，勦捻无功，本欲解职避贤，以间散自效。而恩命再三，所以策励者无微不至，臣何人斯？何敢固执

求退？迨奉旨调任直隸，整飭吏、治清理积讞，不敢稍遗余力。办理天溥民教之事，刚柔未能得宜，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。五中耿耿，引为深耻。旋又奉命调任两江，自九、十月受事，后眩晕之症时时间作。惟念两江为东南一大都会，朝廷鉴臣愚诚，怜臣衰病，温语下颁，勗臣坐镇，用意至为深远，遭遇可谓极隆。臣仰慰德意，原有素志，窃谓居官一日尽职一日，虽有目失明夙疾屡发，从不敢具摺请假，上烦圣虑。不意福薄灾生，竟成痼疾。本年正月二十六日，在城外公所司道环坐，忽然心有言而口不能宣，

自虑恐成中风之疾，赶紧延医服药，畧有微效。二十七、八、九至二月初一、二、三等日，又发数次，又谓春日肝旺不甚，措意昼接属僚，夕理文牘，仍勉强如常，不敢稍息。初四日申刻，忽然心摇手战，不能自主。即命家人扶掖，缓行数十步，旋觉足麻、气促，顿异常。时医者咸言势极危险，臣自问亦已不支，臣伏念生平，畧涉儒先之书，於义利公私之界，辨之甚严。自咸丰三年带兵之始，即自誓以身许国，无望生还。闕后军务粗竣，此中殆有天幸。臣始愿实不及此，承乏两江前后三次，刻刻以旷官负职为

惧。圣主待臣愈恕，而臣自治愈严，默揣生平遭际，实已逾分，不敢求一日之安，方冀从容整理，补救万一。而藿葵之志未舒，桑榆之景已迫。目前边陲未靖，外患方长；南则黄流横溢，北则饥饉荐臻，断不敢以已治已安为粉饰昇平之语。惟愿我皇上敬承皇太后懿训，兢兢业业，惟日孜孜，崇宽政以恤疲氓，紓远谟以弭外患，深宫益崇节俭，则军需虽广，而供亿不劳，圣学日进高明，则几务虽殷，而措施悉当。

臣待尽余生，语无伦次，长子纪泽前年蒙恩赏给员外郎，

签分户部行走；次子纪鸿以附生应试，现均随任在署。臣惟有函嘱。臣弟国潢、国荃督率臣子等勉力读书，补臣未尽之志，以仰副圣天子眷念旧臣之至意。谨口授遗摺，命臣子面交江宁布政使梅启，恭摺代递。瞻望闕廷，神魂飞越，不胜感激！屏营之至。

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

谨奏！